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十九日

503



內外什志



國立北平圖書館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十日出版 · 第二卷第六期

內外什志第二卷第六期目錄

撤消冀察特區 (言論)

內外兩週

美國人眼中的中日關係

從有田外交到佐藤外交

從此多事的巴力斯垣

先攘外呢還是先安內

通俗講話

談談三個基本的法則

青年修養

青年要養成怎樣的生活路線

廣東的米荒 (廣東通訊)

龍岩剪影 (閩西通訊)

白雪堆中的生活 (青海通訊)

任縣的學徒 (冀東通訊)

漁父 (小說)

蒙古高原戰歌 (詩歌)

示衆 (青年習作)

小情報八則

我們應該和敵人經濟提攜嗎? (讀者信箱)

章 勤

林秀榮

陳義伯

譚翰之

丁逢白

陸印泉

程樹隱

利 冰

楊明遠

李心祿

莫一鈞

林英強

陳家煜

讀者編者

撤消冀察特區(言論)

記得今年三中全會曾有這樣的決議：中國要「力保領土和主權之完整。」那末，冀察兩省，不是中國的領土嗎？不是中國的主權嗎？爲什麼直到今天，還公然以特區自視呢？冀察兩省，明明是我们的領土，明明是我们的主權，現在却變成了半獨立式的特區，在敵人的分裂運動之下，很難担保一朝不會脫離中國而獨立，與東北四省陷於同樣的命運。這樣，我們所謂「力保領土和主權之完整」，豈不成了了一句不兌現的空話麼？

是的！冀察特區的成立，完全是敵人分裂運動的開端，中國的領土和主權，都受着了莫大的損失，其嚴重的意義，還不僅是我國土之一天一天的分離和減少，而是暗示出了一幅國破家亡的景象，不久就會要次第呈現在我們的眼前。察北六縣的佔領，冀東二十三縣偽防自治政府的成立，事實上已經比較劃冀察爲特區更進一步了。這就是說，敵人的分裂運動達到了一定的階段時，對於我國的領土和主權，必然會出於更進一步的佔領和爭奪，到了那時，不但國破家亡，而且還要淪爲敵人統治下的奴隸，過去的朝鮮，不是同樣的情形麼？

中國要力保領土和主權之完整，撤消冀察特區，實爲必要。敵人利用分裂運動來分化我們，無疑地我們就應當以統一運動去對抗敵人。因而撤消冀察特區，不但可以打擊敵人在中國所施行的分裂運動，同時更促成了中國的領土和主權之統一和集中。所以，爲了抗敵，我們應當首先撤消冀察特區，反對敵人的分裂運動，其實就是在實行的

內外兩週

綏遠蒙政會舉行紀念會

自去年三月十七日綏遠省境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成立以來，到今年的三月十七日恰屆一年，是日該會在歸綏公共會堂舉行週年紀念大會，到有蒙旗代表千餘人，汪銘閣百川傳作義趙丕廉……等中央要人均已參加，會場裏的熱烈情形，可謂極一時之盛。十八日舉行全體委員會，出席的計有沙王，浩王，阿王，康王，鄂王，達密凌蘇龍，榮祥，奇文英，巴拉貢扎布，鄂斯公濟勒，格爾沙拉布，多爾濟，林王，以及閩百川代表石華岩等。聞此次會議，決議事項頗多，除了關於內政，教育，司法，建設，金融，……等主要事項而外，對於守土禦侮的方案，更有詳細之討論，各王公皆具有守土禦侮的決心，如果匪僞再度來犯時，決予以迎頭痛擊云。

川局謠言平息

四川因地處邊陲，與中央隔絕，故一般人對於四川的政情，常常發生誤會。所以謠言很多。自四川行營代理主任賀國光，省府秘書長鄧漢祥，建設廳長盧作孚……等聯袂來京後，對於川局的政情，向中央有所陳述，其主要的任務，不外和中央當局討論中央與地方當局進一步的精誠團結之根本的方法，澈底促進

抗敵工作，至少也是抗敵工作之一部份。爲了統一，不用說更應當撤消冀察特區，因爲有了特區的存在，阻礙了中國的內政外交之統一性；而且此種半封建性的割據形勢長久存在，敵人更可以藉此再成立一些同性質的特區，結果使中國永遠不能統一，政治的力量永遠不能集中，統一不能徹底完成，對於抗敵工作，便不能發生較偉大的力量。

然則怎樣去進行撤消冀察特區呢？

我以爲第一步即應首先取消冀東偽自治政府的組織，首先把特區內之內的特區取消，使敵人的分裂政策，無從在特區之內施行。跟着便實行察北的收復，使敵人以武力吞併冀察的迷夢打破。辦到了這兩層過後，冀察政權，方可以逐漸明朗化。如果不從這一基礎上着手，只是空喊撤消冀察特區，空喊冀察政權的明朗化，等於隔靴抓癢，不着實際。即使冀察特區能僥倖取消，冀察政權表面趨於明朗化，結果又多增加了一批如殷汝耕李守信等之流，於事實究有何補呢？

所以要撤消冀察特區，首在冀東偽自治政府之取消和察北之收復，把這兩點辦到過後，冀察特區自會無形取消了。

爲了民族的存亡，爲了中國的統一，我們應當舉起民族革命的大旗，爲政府作有力的後盾，一致高呼着：

「撤消冀察特區呵！」（林仁）



四川的軍隊國軍化，政治統一化。聞初步辦法業已商定，盧作孚鄧漢祥兩氏已經先後返川，實業部長吳鼎昌氏亦於上月三十一日入川，對於川省的救災和建設等項，正與劉主席商洽。近聞軍政部長何應欽氏亦將入川，劉主席并有電歡迎，這樣看來，川局諱言，可望平息了。

日本外交的新姿態

自去年日德防共協定成立過後，日意協定的呼聲，早已盛傳一時，據三月二十三日哈瓦可電，由羅馬方面傳來消息，謂日意協定，現已開始談判，雖然日本外務省在否認此種事實，認爲只是商務方面的協定，但據國民新聞社的電訊，謂日本駐意大使館發言人竟宣稱日意兩國，即將正式成立政治協定，足見這個消息，大體真實，日意協定的成功，就是世界法西斯國家大合夥之時，世界大戰的危機，更將日益迫近了。

關於對華對英的外交方針，據日外相佐藤馨稱：對華外交，並無放棄廣田三原則之意，只是今後對華的要求，有重新考慮之必要。可見日本仍然一貫地不放棄其對華的侵略政策，過去不久的所謂提攜親善，不過是一種烟幕作用而已。對英外交，佐藤氏倡議恢復過去的英日同盟，但以目前情形來看，英日同盟之恢復，事實上困難實現，因爲英日的利害衝突，一時尚不易消解的緣故。

美國人眼中的中日關係

章 勤

此文節譯自 Frank H. Hedges 著 The Breaking Point for Nanking.
曾刊載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份美國 Leonard Scott Publication Company
出版之 Contemporary Review。

我來遠東，已經十六年了，在這十六年中，日本帝國與中華民國無日不是在爭吵着，雖然每次爭吵的性質不同，而戰爭的威脅，始終不會完全消失過。從現在的情形看來，正式戰爭，決不致因爭吵而爆發，積弱的中國，怎能和軍備充實的日本抗爭？一九三一和一九三二年間日本陸軍的佔領滿州，順勢越過萬里長城，幾乎闖進故都北平——後來他們臨時停止進行了。這種停止，確是被動的，因為中國的情形已經改變了。

「整個的中國改變了」！任何人到過蔣介石委員長統治下的中國都這樣地覺得，尤其是那些曾經注意過十年前中國在張大帥和吳玉帥治下的人，更這樣覺得。這種顯著的變化，很難斷定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間國民黨在蔣介石將軍領導下的北伐，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間的推翻北洋政府，和張作霖回瀋陽時在車站上的被炸，都是這變化開始的好機會。

這變化的演成，很早可以從一九三一上海一二八事件時的中國和中國人民方面看得出來。那時歐洲各國和日本的大部份人，都覺得日本在上海大獲勝利是件很容易的事，日本陸軍不是很容易的征服全滿嗎？可是，十九路軍的沉着應戰，引起了每一個知道中國的人的驚訝

意南協定成立

意大利與南斯拉夫兩國，已於三月二十五日成立了協定，此事對於歐洲政局，有着莫大的影響，所以英法的輿論，雖然尚未加以正式的抨擊，但已經深深表示了不滿。至於蘇聯呢，簡直痛斥此種協定為破壞集體安全的行動。因為巴爾幹半島協商與小協約兩國體，成了歐洲現狀維持派的兩大衛星，南斯拉夫，可以稱是該兩國體當中的中堅分子，有舉足輕重之勢。今意南協定已經成立，巴爾幹的和平局勢即將打破，戰爭的危機，從此更加迫切了。

西班牙戰局近况

在最近兩週當中，西班牙內戰的勝利，又漸漸傾向到政府軍方面，這使佛朗哥將軍的支持者法西司的國家，不免老羞成怒起來。據最近報載：墨索利尼已決定公開派遣陸軍兩軍前往西班牙，繼續幫助叛軍作戰，同時更決定以法國違反干涉協定為藉口，將過去的干涉協定廢除。這樣看來，法西司國家對於西班牙內亂的助長，勢有非打敗政府軍不可之勢。三月二十六日，意德兩國，更派遣了大批的飛機到西班牙吉翁港去轟炸，可見意德兩國之幫助叛軍，可謂無所不用其極了。

，如果那時蔣介石將軍願意顯威風，必然會獲得一部份的功勳。可是事實呢，經過了好幾個星期的沒有結果的戰爭以後，議和時，却把勝利送給了東京；不過日本軍隊實際並沒有增加多少光榮，用句諷刺譏諷的話說，日本的勢力至多並不因此而排出了上海之外。

無疑的，自三十年前義和團排外失敗，嚇怕了中國慈禧太后以來，只有上海那次抗日才能使中國人永遠得到了光榮。直至現在，因仇日心理而釀成了許多事件，將整個的中國，變成日本的一位潛勢仇敵，日本對待中國方策，也就不得不重加考慮了。

我沒有參加中日戰爭的資格，也沒有參加中日戰爭的心意，但我早已看得出在不久的將來，日本和中國或其他國家間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我底眼睛只看出了兩件事，一件事是：目前趨勢若仍這樣繼續下去，戰事的爆發便極可能的；一件事是：中日戰爭一旦爆發，日本至多不過獲得像上海一二八事件般的榮譽，勝利即使屬於日本，但這勝利決不會有任何利益，因為中日一旦斷絕國交，日本整個經濟便要受莫大的影響，那就是說，日本要在猛烈的抗日情緒之下，會失掉市場，不知道得耗費多少的時日才能恢復舊日的有利於日本的經濟局面。

日本帝國公然向中國要求中日間真正的友誼與合作，據說不論是日本人、中國人、或美國人聽了，都應對之很表同情。但不幸這要求，便是日本大陸政策推進的另一個姿態。在「合作」的假面具之下，有着侵略。戰爭的威脅，

如果長此以往，中國到了再也不能承受的時候，那南京中央政府唯一的出路，就是戰爭。現在我也不必在此處引用南京政府要人所發表的言論，只願將他們所發表的言論，歸併成一句最簡單的話：「當日本壓迫中國過甚時，或日本向中國所提出的過度要求，中國若再讓步，即促起中國人民推翻現政府時，南京政府決抵抗日本，一切犧牲在所不惜。」他們已主張「甯為玉碎，不為瓦全。」了。

中國的最低讓步點確定以後，便有二大問題因之發生；一是日本採用何種壓迫方法，即可將南京政府擠至最低讓步點；一是中國既看戰爭將要光臨了，將做如何相當的準備。本來日本常常計劃着要樹立對華長久的基本政策，但此種企圖，現時還做不到，因日本雖然現在已有半打或半打以上的對華政策，其實只有一個中心，那便是大陸政策。像日本激烈派軍人的政策，——這派的政策並不足以代表大多數的日本軍人和供給軍費的日本財閥們，毫無忌憚的亂做亂為，積極侵略，這種政策之引起中國人的抗日情緒，是最厲害的了。這種積極政策不但根本錯誤，並且也極不合理的，因為採用這種政策對待中國的國家，——不論是日本或其他的國家，決不會成功的。日本假若要成功，除非採用半侵略式的政策緩和地進行。因為經濟侵略比政治侵略更為有利，若積極侵略中國的結果，日本在華的市場，必因此而喪失，日本的經濟必會發生恐慌。

提起日本對於中國市場的政策，在日本有兩種不同的見解，一種主張中日兩國應該經濟合作，彼此交換原料和

技術，以提高中國一般的生產力和購買力，這樣雙方都能得到實際的利益。與此派主張正相反的，以為中國近年來的經濟發達，特別是工業的興旺，將來會剷毀日本的工業，他們深信中國工業一旦發展起來，給日本的影響是極大的，所以他們主張毫無憐憫地將一切中國工業的萌芽摧殘殆盡，要不顧一切地將中國整個的經濟命脈加以切斷。這派的主張是以日本激烈派的軍人為代表。主張這政策的人，竟完全忽略了日本國內的經濟恐慌的狀況，（關於日本對華政策的主張，除以上所述的主要兩派外，在日本還本許多其他的派別，此處因篇幅關係，只能忽略）。

無論在經濟或政治方面，日本如現在這樣，採用積極的對華政策，是很容易使南京政府擠到最低限度的讓步。日本也看出了這一點，所以很有人主張將對華政策的積極實施辦法，應該加以約束，要實依着日本對華激烈派的主張一定會失敗的。有人說，日本對華親善應該表示親善，像以前幣原男爵而主張的外交政策一樣。

日本的軍人往往喜歡個人行動，這倒是極可注意的。此處所指的軍人，既不是說日本軍人的全體，也不是指大多數的日本駐華軍人，只是少數的軍人和一部份居留中國的日本人和高麗人，他們的中國名子叫做「浪人」，擾亂中國治安的力量，比日本軍隊還大，而駐華的日本軍隊，偏偏庇護他們的非法行為，這極引起大多數中國人民的情惡。間或有一個日本人在中國境內被暗殺的事情發生，日本政府立刻會提出嚴重的交涉，認為這是整個日本帝國的

侮辱，日本海軍更無聊地做這交涉的後盾，派幾隻驅逐艦到中國去。但這種威脅，不但不使中國人怕懼，反而增加對日憎惡心理。其實，平常的兇殺案，應該訴之於法律，不是由海陸軍所能解決的。

其次，更應注意的，是中國境內的走私的猖獗，日本政府對於走私，並不是不知道，只是因為東京方面，沒有遏止走私的決心，走私的貨物，從華北的海口上岸，在北通縣的冀東政府那裏，納了很輕的入境稅後，便可叫做所謂「特種貿易」了。這種走私，簡直摧殘了中國的關稅制度，使南京政府對於財政問題更難措置，同時那些走私者的妄行，和中國官吏防止走私的被阻，更增高了中國人民仇日的情緒。現在全體中國人民，都覺得走私的侵略，比軍事侵略還厲害得多，因為走私刺傷了中國人民的兩個要處——收入損失與丟臉。有人說，走私對於中國確是很大的侮辱，是的，全世界都知道，中國人常名譽損失時，還紅紅臉呢。

日本政府屢次宣稱，日本對華強硬政策的實行，完全由於中國的無誠意和仇日，現在中國所盛行的仇日情緒和反日運動，若永不消滅，中日邦交使永無調整的一天。但事實上很明顯的，反是情緒的激起，是由於日本在中國的暴行，而這點日本好像沒有看見，即使是看見了，也許不願意承認。每次的反日運動，都是跟在日本的暴行以後，在中國人的眼裏，每次的日本暴行，是侵犯了中國神聖的主權。中國仇日運動，已有悠久的歷史，上可追溯到歐洲

以前，日本勒索德國在山東境內所享的特殊權利，和於歐戰劇烈時，自動用武力佔據青島等事件；而引起的熱烈反日運動，下可迴憶到最近電訊中所傳來的任何反日情報。要使仇日情緒和反日運動消滅的方法，只有將造成仇日情緒和反日運動的原因消滅。要做到這點，在於日本對華政策的相當改變和拋棄。事實却不是這樣，日本反倒堅決地要求南京政府單獨把反日運動鎮壓和遏止，當然南京政府既有實力，很容易用武力將這種運動鎮壓住，這不過僅是鎮壓，而不是醫好，警察的刺刀和指揮棒，只能把表面上的反日運動壓住，而其仇日情緒，不但不能壓住，反而更為加強，更不能滅滅。如果要使這種情緒根本消滅，必須先消滅促成種種不幸事件的因子，除了促成種種不幸事件的原因以後，日本還用事實來證明真正的親善，那麼中日間的惡感才能消滅，才能有真正的友誼。

不敢斷定東京政府決不變換牠的對待中國的政策，也不敢斷明南京政府會慢慢的要被推擠到最低的讓步限度，但自南京政府立腳點說，長此以往，戰爭是不可避免的，現在政府只須盡己所能，在內政上用工夫，來抵抗日本的侵略，來準備未來的最後犧牲。至於南京政府現在在準備什麼，作戰策略是什麼，我說不出，因為這方面的真實消息，是很不容易打聽出來的。

日本早已知道中國是在準備，尤其在努力建立一支空軍，日本帝國很怕空軍飛到東京去襲擊，中國對這點很會利用，許多幼稚而熱心愛國的中國人，正幻想未來的中日

大戰，要在空中舉行，這一望便知是無稽之談。指揮中國軍隊的官長，却沒有這種似是而非的見解，的確，他們曉到中國空軍的效用便是飛到日本各城市去，能增加日本人民的恐怖，更可以做些無甚緊要的工作，如破壞日本各城市的發電廠和水源等等，中國空軍除了能獲得這些尋常的勝利外——其主要任務是偏於心理方面，此外，還可以偵察並轟炸在中國海裏的日本海軍艦隊。南京方面承認，在開戰時日本要將中國海岸封鎖是件當然的事實，中國海岸會毫不抵抗的放棄，但中國仍舊要堅持其抗戰的勇氣，首都可以遷至內地不危險的所在，必要時還可以遷而再遷，將來中國仍像上次敵人來時一樣，可以將首都遷至她在保有的土地上的任何一處。

因為海岸的封鎖，就要與其他國家隔斷關係，所以，南京政府在積極開闢由陸路能出國境的交通，在西北方面穿外蒙古至蘇聯，東南過法領印度支那到南海，西南經緬甸抵馬達班灣，大不列顛久欲從緬甸的邊境，建築一條到中國漢口和重慶的鐵路，假若南京政府有決心，不久或即實現，南京政府所以這樣慎重，是因為日本，怕因之遽爾引起戰爭，南京政府方面沒準備立即開仗，因為倉卒開戰，會受失敗，所以很願意維持暫時的和平。

南京政府的準備並不是專偏於軍事方面，就拿近年提倡無線電廣播來說，目下全中國的人民，都能從無線電收音機裏，聽到政府的命令，這簡直是中國歷史上的破天荒，在南京政府管理之下，黃河以北的每個村莊裏，都有架

無線電收音機和擴音器，民衆的愛國心因此被激起來，許多日本人民的耳朵，所聽不着的日本在亞洲大陸上行動的消息，中國人民會聽到，一個簡單的無線電報告（分用幾種必需的中國方言），會將中國人民的愛國心激起，因此每次日本蠶食中國或侵略中國的行為，結果常能引起普遍而厲害的反日情緒，甚至中國的苦力和農夫，都是這樣。我推測起來，假若優良武裝的日本軍隊，即使中國軍隊不抵抗而退，但一遇到人煙稠密而反日高漲的村莊，必然會把日本軍隊搗亂，而阻擋了日本底進一步的推進。譬如，現在日本進兵到揚子江流域，決不會像五年前進兵滿洲的那樣不費事了。

講到中國軍事準備方面，據傳聞，中國有二百萬兵士可供調遣，這二百萬兵士，不全歸南京政府直轄，但最近自從兩廣事件平息後，添補南京中央政府的實力又不少，據我個人的調查，知道絕對服從蔣介石將軍的優良軍隊，有四〇〇、〇〇〇人，其他不十分精良的，還不計在內。只要時間一到，在蔣介石將軍領導之下，聯合起來共同對付日本，是極可能的。另外再加上中國已有的空軍，無論如何，這是使日本值得三思而後行的。

近五年以來，在南京政府領導之下，中國建設方面，進步之快幾乎令人不能相信，每個中國人民，都有熱烈的愛國心，這是由於日本強硬對華政策，和中國內政改革的結果。所謂內政改革，包括改良公衆衛生和其他類似的事業，他如幣制改革和固定，也是件不可忽視的偉大成功。

日本國內，盛傳南京政府爲準備應付未來戰爭，正要與歐西各強國簽訂些同盟或半同盟式的條約，好久就在謠傳的中俄秘密軍事同盟，或者也許可以實現的。但中俄軍事同盟依我看來，是不必需的，爲什麼莫斯科和南京都爲了對付日本而預先細縛住自己，却不在戰事爆發後，臨時爲着自己的利益而結合呢？

總之，中日未來戰爭，什麼時候發生，全依日本對華激烈政策派的行動如何而定，南京政府很不願意被推擠到最低限度的讓步點。如果南京政府真個被擠到這最低的限度，戰事一定會爆發，開戰後日本或不致於打敗，這勝利即使歸於日本，但這勝利的報酬，無疑的就是失敗，不是被中國所打敗，而是自己打敗了自己，那就是說，日本多年欲獲得的世界地位，要因之前功俱棄，也就是說，許多年來中日兩國所企圖的友愛合作，也要全部失敗。

Frank H. Holmes 在東京。

本刊園地公開。

歡迎讀者投稿！

從有田外交到佐藤外交

林秀榮

——日本對華政策轉變了嗎？

日本的外交是以對華外交為其真生命。這一種外交動態，並非始自今日，我們翻開日本的外交史，所謂日本三大非常時外交，第一便是中日戰爭後的交還遼東半島問題，雖然當時出頭交涉的，是俄德法諸國，但是他們所提出交涉的理由，是以為日本佔領了遼東，勢將威脅中國的首都，危害遠東的和平，其基本的對象，仍是中國。

其次是日俄停戰的交涉，雖然與中國無直接關係，但是仍與大陸政策有關。其三便是滿洲事變，日本為遂行其大陸政策，不惜退出國際聯盟，而陷於孤立的地位。這三大非常時外交，直接和間接都與我國有關，這是從縱的方面所見到日本外交的中心是在中國。

再從橫的方面看：日本的大陸政策，即所謂日本的國家生命線，是從征服滿蒙，進而征服中國，再進而征服全世界。所以整個外交的動向是循着這政策的旋轉而行進，以對華外交作為出發點，不問是對蘇聯外交，對歐美外交，都是放在後面的。

這樣，活該受罪的中國，便成組上之肉，數十年來連續不斷的被宰割，幾至於奄奄待斃，一蹶不振。中國因為國勢的衰弱，無力發揮外交的技能，只是一味屈服；所以

日本的對華外交，便肆無忌憚，予取予求，凡事只要可以遮掩國際耳目，中國總沒有不屈服不承認的。

這一種外交，自然是以武力為依歸的，以軍權為背景的。但是，軍權過度擴張的結果，遂形成了所謂二重外交，多元外交的矛盾狀態。九一八以後，更露骨的表现着，外交當局為力求避免國際間的干涉，不能不設法遮掩國際的耳目；握有軍權的實力者，都不顧一切的為所欲為，於是外交的處境，便陷於極端的難局之中。

廣田內閣出現於軍權膨脹之具體表現的二、二六事變之後，政權中心完全移置於軍部手裏，成為徒具聲名的傀儡內閣，所以繼承着廣田外交的有田外交，不僅是廣田外交的延續，並且加速的轉向於三宅坂外交，不是霞關與三宅坂互相抱合，而是把霞關作為三宅坂的播音臺。

有田八郎，素以圓熟外交見稱，因為他二十餘年的外交官生活，不踴躍於一隅，而遍駐於世界各國，以其視野之廣漠，與接觸之頻繁，遂造成了一套圓熟的外交手腕，去年春自駐比利時大使，調任駐華大使，不到一個月，便奉召回國，就任廣田內閣的非常時外相。

他以駐華短短的一個月間，曾經實地觀察我國國家情

勢，並訪謁我國當局，窺探我國外交方針，當時日本人士，對他歸國就任外相；都懷有莫大的希望，期待着他能夠以實地的觀感所得，改變當前的對華外交。

中國是應該援助呢？還是應該壓迫到底？廣田外相時代已經徘徊於這歧路上面了。但是，以軍權為背景的外交，終於是無法明白的轉移方向，只有盤桓於舊路，一面儘管高談親善，一面仍舊沒有停止過侵略的行動，使對方覺得莫名其妙，不可捉摸。

有田踏襲着廣田之後，仍舊不能辨明應走的方向，而站在歧路上徬徨着。但是，比之廣田時代，却有一個具體的表現，把外交的重要點，置於三相會議上面，所有外交問題，都要經過陸海當局的斟酌，而取決於三相會議。所以有田外交是更具體的成爲軍部的外交；因之，其對華方針，也隨着具體化了。去年張、川越多次的會談，日方所提出的六項要求，比之廣田三原則具體得多了。

但是，因爲中國國勢的轉移，已經不是一味屈服的昔日了，對於有田六項要求，堅決拒絕，不予接受；同時因爲綏東形勢的緊張，激起中國人民加倍的痛憤，因之中日外交談判，便無形中停頓了。

這一談判的停頓，便成爲有田外交的致命傷，引起全日本的抨擊，反對二重外交的不當。既然在南京進行着外交談判，爲什麼又有策動匪僞進犯綏東的舉動？東京既然聲明着綏遠戰爭是中國的內部問題，與日本毫無關係；關東軍爲什麼又表示着綏遠戰事如有危害及「滿洲國」的安

全問題，則日「滿」兩國不能安然坐視？這種矛盾的多元外交，不僅使中日外交陷於停頓；並且加深的刺激中國民衆，增加抗日的情緒。

有田外交失敗了，失敗於對華的認識不足，失敗於多元化的不當，於是，日本朝野便有對華新認識，對華方針再檢討的論調。這種論調，經過了第七十屆議會的波浪，廣田內閣的崩潰，林內閣的成立，以至於佐藤新外相的登場，而集其大成，具體的表現出來。

佐藤鑒於時勢的轉移，有田的失敗，秉承林內閣的方針，以高遠的眼光，於就任之初，發表了驚人的談話，突破了沉悶的空氣，刺激中日人士的神經，頓時興奮起來。

佐藤尙武是個政務外交家，向以擅長於會議外交見稱。他三十餘年的外交官生活，均滯跡於歐洲大陸，十餘年間，歷充日本代表，活躍於國際聯盟。這回以駐法大使自法返日，登陸的第二天，便就任了林內閣的新外相。他的就任，又給與一般人以無限的期望，這似乎又鬧了一回活把戲了。

因爲他長久駐節於歐洲，其見解與方略比之踟躕於東亞者，必爲遠大高明，所以一般人對他在這日本對華外交轉向的當兒，出任外相，都期待他能夠有實際的表現。

不錯，他的認識較之前外相，的確是清明許多了。他主要對華外交是應該改善的，要調整中日兩國的邦交，必須以平等互惠爲原則，從經濟的合作與提攜入手，促進兩國國民感情的融洽，而達共存共榮之境，這是多麼公允的

持論，爲過去日本人所沒有發過的言論。但是，他的外交原則，又怎麼樣呢？一國的外交，是有連續性的。因之佐藤仍舊無法擺脫「時代動力」的包圍，佐藤外交仍舊是有田外交的一個尾巴。

中級將校和右派政黨，對於佐藤這一場差強人意的談話，非常憤慨，認爲佐藤對於「非常時日本」沒有正確的認識，這一種自由主義的見解是失去了時代性的，不適合於時代要求的，不但對佐藤有着嚴厲的所質難，並要求佐藤外相立即辭職；同時林內閣亦負有職責，應該隨之辭職。

從此多事的巴力斯坦

陳義伯

提起了巴力斯坦的首邑耶路撒冷，誰都曉得那裏有耶穌的墳墓，有穆汗默德的昇天岩，有期羅門寺的遺蹟「泣塔」。可是這歷史上耶回猶三教聖地，到現在竟成了帝國主義者侵略的對象。於是，巴力斯坦從此多事了。事實上現在巴力斯坦已成了阿刺伯人與猶太人民族競爭的舞台，而歷來所表演的武劇之導演者，我們還得說是大英帝國。最近巴力斯坦又發生暗殺暴動，據耶路撒冷當局說：「這是共產黨的工作」。但是事實未必如此簡單，正如過去的阿猶人的爭鬥，並不是單純由於宗教歧視，或民族觀念，或經濟衝突一樣。固然大英帝國的軍警很可能的在最短時間把這次亂事鎮平了，可是巴力斯坦問題，却不是

，一時幾乎有釀成政潮的危險，結果，只有佐藤低頭，經了幾度的解釋之後，反對的風潮才告平息。這明顯的表示着：佐藤連一點兒緩進的主張，也保留不住，完全被右勢力克服了。那麼，佐藤外交，又將向那裏去了呢？

中日經濟合作，經濟提攜，日方仍側重於華北經濟的開發，而以此爲對華全盤經濟政策的根據，這是兒玉等來華考察後的結論，所謂經濟合作，經濟提攜，只是方式上變換的一種表現，並不是整個方針的轉向。從有出到佐藤，日本的對華政策仍是一貫的侵略政策吧了。

容易根本解決的。

巴力斯坦問題之提起，是在一九一七年巴爾福宣言發表以後。本來巴力斯坦是土耳其帝國屬地的一部。由於民族主義潮流的推動，由於一部份國際野心家的唆使，前世紀末葉間，當地的阿刺伯人就開始從事獨立運動。大戰發生以後，英國爲了想破壞土耳其帝國的勢力，就允諾阿刺伯在巴力斯坦建立阿刺伯聯邦。因爲民族獨立情緒之激切，阿刺伯人，不及將英國的允諾加以估計，就舉起反叛的旗幟。當然英國於此在近東得了不少便宜。那知她不久竟然很輕易的背棄諾言，於一九一七年又發表巴爾福宣言，另行允許猶太人在巴力斯坦建設「民族家鄉」。這前後矛

盾的預許，使阿刺伯人大失所望，因為對於英國失信的怨恨，就遷怒到猶太人身上來了，阿猶兩民族的糾紛，就由此起。

英國也太不顧大國的尊嚴了，竟然對小民族如此任意的失掉信用。但是她並不是毫無理由的。一個在歷史上有很大貢獻的民族，已經嘗了二千年飄零流離的苦楚，並且還受了許多民族的壓迫虐待。這在情理上講是不應該的。世界上都沒有這可憐的舊民族容身的處所了，難道讓他們回到自己的故鄉找一塊安身地方都不行嗎？自然，英國的道理是很充分的。不過，有人又說：如果英國要幫助猶太人復國的話，那麼地方多着，何必一定在已經允許阿刺伯人建立阿刺伯聯邦的巴力斯坦呢？這英國仍然不無辯護的餘地。英國不是曾經把烏甘達地方劃給猶太人嗎？可是他拒絕了。因為猶太人期待恢復的，不但是古舊的猶太國，並且是古舊的希伯來文化——這是代表猶太民族文明的。當然他們非在他們的祖宗創業地方立國又能達到這目的。猶太人也曾在阿根廷開拓殖民地，那時他們於物質上的援助並不缺乏，但是結果怎樣呢？希伯來的文化沒有恢復，則猶太民族精神是無從聯繫的，那還談到復國嗎？所以要援助猶太人復國，非在他們的故鄉巴力斯坦不可。

儘管英國說得頭頭是道，但要「一手掩盡天下耳目」，畢竟是不可能的。巴爾福宣言另外還有作用的。因為英國之允許阿刺伯人建立王國，原在引誘他們反抗土耳其，在目的既經達到以後，當然就沒有履行諾言的必要了。可是蠻

悍的阿刺伯人是不容易對付的，所以就利用猶太人牽制他們，自然這同時也可以使猶太人的經濟集團因而會接擠協約國對德作戰的軍需。那麼，英國是爲了自己的目的，而欺騙玩弄這兩個汲汲於復國的可憐小民族。她並不是沒有誠意要援助猶太人復國，正如以前對阿刺伯人一樣。固然，在阿猶兩族爭鬥之間，英國很明白偏袒猶太人，這不是她於猶太人有特別的好感，因為操縱世界上經濟權衡的猶太人究竟比以畜牧爲生活的阿刺伯人有用得多呀。

由於英國一手造成的阿猶兩民族之衝突，最初是在巴黎和會中開始的。他們都有英國的諾言作根據，要求建立他們自己民族的國家。這爭執是不易解決的，於是國聯只得將巴力斯坦劃歸英國，作爲甲種委任統治地。但是當地行政制度，却規定英國行政部之外，另設一執行經濟社會與其他事件的猶太機關，據委任統治條款載稱：這機關是「爲促進建設猶太故國與巴力斯坦猶太人利益」的。英國已很顯然的完全推翻對阿刺伯人的諾言，而實行巴爾福宣言了。雖說巴爾福宣言會規定：「凡足以損害非猶太族社會的公民權利與宗教權利的一切設施均不得推行。」但阿刺伯人總不會感覺滿意的，何況英國對於他們的信用已喪失了。

阿刺伯人祇有藉反猶的暴動來發洩他們的怨恨，於是就常有猶太人被殺害的事件發生，最嚴重的莫過一九二九年的泣燈事件了。原來耶路撒冷城內的威林堡，猶太人向認爲是聖廟的遺蹟所在，而回教的奧麥寺也近在那裏。阿

刺伯人與猶太人同在那裏作禮拜發生衝突，因此演成流血慘劇，結果死了八十三個阿刺伯人和一百五十個猶太人。當英國發覺阿刺伯人的反猶運動中，含有強烈的反英情緒，於是就用軍警的力量來鎮壓他們。因此阿刺伯人的憤恨，更形加深，終於在去年四月間大規模的反猶運動中暴露出來。這次英國雖對阿人表示讓步，可是阿猶兩民族的衝突越發不容易調和了。

無論如何，阿刺伯人反對猶太人在巴力斯坦復國的理由，是很難說的。如說巴力斯坦是他們的地方，但在歷史上本來是猶太人的故國，不許猶太人回到故鄉來，是說不過去的。那麼「民族自決」的護符，是不適用了。所以他們祇好以「為將來經濟情形擔憂」為口實。然而，這也不能完全說是口實。猶太人在巴力斯坦對阿刺伯人的經濟壓迫，也不能說不是實在情形。

誠如阿刺伯回教領袖法克萊所說的：「猶太人在巴力斯坦所有的土地，日見增加，回教徒所保有的土地，則日見減少，……長此以往，阿刺伯人所有土地，勢力剝削殆盡，而亡命外國。」不但如此，猶太的地主總不雇用阿刺伯工人，一方面去源源的運送外地猶太工人入口，那些沒有土地的阿刺伯農民，祇有坐以待斃了。並且，猶太人資本是很雄厚的，自然極容易的操縱了巴力斯坦地方經濟的命脈，貧窮的阿刺伯人，已站在被榨取的地位，猶太人口一天一天的增加，將來自然難免要被猶太人的經濟勢力把他們驅逐出境。一九二〇年在巴力斯坦的猶太人祇有五、六

萬人，現在已增至四十萬了，這驚人的數字，實在不能使阿刺伯人不發生恐慌。

然而，據猶太人所說的，則又不然，他們堅持的表示並無驅逐阿刺伯人出境的存心。反之，他們極願意「與阿刺伯人共同生息在巴力斯坦地方。」說到收買土地這件事，是對於阿刺伯人的。因為阿人對於土地的投資非常有限，所以收獲也很有限。現在以高價賣給猶太人，他們把這現金作新的資本，那很容易就富裕起來。近來阿刺伯人由此暴富的，不知道多少。並且，巴力斯坦地方如果好好灌溉起來，還可以容納多量的猶太人，絕不至影響阿刺伯人的生活。所以，猶太人在巴力斯坦與阿刺伯人不但在經濟上沒有衝突，並且於阿人極有利益的。巴力斯坦的阿刺伯人的人口，自一九二〇年以後，不是已增加了二分之一嗎？那麼猶太人會否用經濟力量壓迫他們出境，於此已可說明了。現在巴力斯坦有了很繁榮的城市，很便利的交通，以及許多文化機關，猶太人已經把中世紀的荒漠改造了。阿刺伯人之能夠享受以前所夢想不到的文明，應該怎樣感謝猶太人才對。

阿刺伯人要求限制猶太人入口，和禁止售賣土地與猶太人。當然這是阿刺伯人恐怕三百多萬猶太人都到巴力斯坦的土地都成為猶太人的了，那時他們將會至無容身之地。但是，猶太人就不許回到故鄉來嗎？而在巴力斯坦的四十萬猶太人就不許生活嗎？這是講不通的。

那麼，阿刺伯人反猶運動的一面之詞，我們是不能置

信的。然而他們反猶太的目的在那裏呢？於此，我們不懷疑是意大利從中主使。

據說：「巴力斯坦地方，阿刺伯人所得的經濟援助，多半是從意大利匯來，這是一件盡人皆知的事實。」因為意大利於大戰後所希望在近東瓜分土耳其的一塊領土沒有達到目的，當然不甘心的，因此企圖着推翻英國對阿刺伯民族的統治權，一方面可以取而代之以償夙願，一方面藉以消洩心中怨恨。所以我們時常發現意大利在阿刺伯民族間掀起反英運動的陰謀。最近海通電載：「近東方面，無論阿刺伯報紙或英國報紙，對此次墨索里尼之旅行利比亞，極為重視，均一致認為墨氏於亡阿後作此旅行，其目的殆欲於阿刺伯及回教區域，顯露頭角，與英為敵，此由墨

氏之一再至各種回教堂及阿刺伯戲院，示好回民可知。」由此，意大利對於巴力坦問題，實難逃重大嫌疑。

這次巴力斯坦暗殺暴動，當然我們無從證明與墨索里尼利比亞之行是有關係的，至於這次暴動的真相，現在我們還不明瞭。據報紙登載，英國還是乞憐於軍警來解決這事件，究竟結果如何，自然未來的事實可以告訴我們，但是我們敢斷定巴力斯坦問題，今後將一天比一天的複雜了。

阿猶兩民族的爭執，本來不易解決的，何況有帝國主義者在後面操縱呢？巴力斯坦從此多事了。

二六、三、二五、於南京

先攘外呢還是先安內？

譚輔之

——從哲學的見地論安內和攘外——

「安內與攘外」這一個問題成了中國最近幾年中最重要的問題了。有的主張：非先安內，無以攘外。有的主張：非先攘外，無以安內。有的主張，安內與攘外同時進行。有的說，攘外即所以安內，內之不安，由於對外不攘之所至。有的說，安內即所以攘外，內之不安，由於外的壓和挑撥的反映；內之不安，亦即構成外的壓和挑撥之藉口。像這樣，你說你的，我說我的。在政策上表現出來

，也各有各的路線，甚至在同一路線之下，在進行中也時或動搖不定。因之，弄到結果，每每產生出外尚未攘，而且內也更加不安的狀態。

現在我們想從哲學上對立物的統一，統一物的分裂一法規，將其體的情形，來作個分析。

凡是一件事物，都是在運動過程中，都是在發生發展死滅的變化過程中，亦即是說都在矛盾發展中。一個統一

的事物，其內部就包含有矛盾，對立的兩個勢力，決不是絕對的統一物。反之，兩個相互矛盾對立的東西，只要有相互對立這一個聯繫，那兩者也就不是絕對的相互矛盾，這是第一點。其次，某件事物，如在其發生，發展，即帶進步性的成長過程中時，其內部雖有對立和矛盾，但這矛盾性并不能超過其統一性。反之，如該項事物，已至其衰危，頹敗，即帶着退化性的死亡過程中時，其表面雖暫時是一統一物，但即將由漸次的變化，到突然的變化，而破壞其統一性。再次，一個事物，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其自身所經過的階段，以及在某一定階段上自身所包含的矛盾力量，並不是兩個，而是三個，不過其主要的只為兩個而已。因之，某一事物，在其發生和成長時，雖然其本身就具備了兩個對立的勢力，已經存在了她以後的否定者，同時對於上一階段的被否定者而言，她又是一否定者。因為這個原故，所以她仍有進步性，發展性，而其統一性也能超過分裂性。反之，第三個否定者——即否定之否定者，在第一否定者尚帶發展性時候，其自身雖也作為第二否定者的候補人而出現，然而她也只是一個萌芽，馬上並不能成功第二個否定，要待到自已已經成長，同時第二否定已衰老的時候。

自然，上面的解說。也只是一個抽象的公式，而不是具體地對某事物之分析，是只就其過程中主導的力量，抽象而言，而未把這過程中各方面的交互關係和各具體條件加入。

現在我們回到「安內與攘外」一問題來。根據上面的說法，所謂「內」，根本就不是一個絕對統一的內，換言之，就不是一個毫無對立，可以絕對地「安」的東西。所以如果講先安內而後攘外的人，認為內不安外便不能攘，而且他們之所謂「安」，是要做到絕對的「統一」，那麼便永無攘外之一日了，因為要統一那根本不能絕對統一的東西之故。同時，那些主張先攘外而後安內，攘外即是安內的人，便又忽略了內和外的相互的聯繫，把內和外這兩個東西絕對地分立起來，而不知道內之為外，外之為內的某些交互關係，以致只能攘到外的外，而不能同時攘到內的外，結果外的外也不能攘。這就是抽象地看問題的結果。

現在我們來分析中國的內的成分。這顯然可分為三個力量。一個是落後的帶退步性的封建力量，一個是新興的在成長期中的民族資本力量，一個是萌芽的在發生期中的大眾者力量。這三個矛盾的力量統一於現中國的過程中。現在中國一般人之所謂安內，是立在民族資本力量方面，一則對於封建力量，另則對於大眾者力量而言。現在之所謂「安內」，無疑是否定落後的封建力量相妨止發生的大眾力量。這是安內一方面的具體的客觀事實。所謂外，佔在中國的資本力量的立場，則外又可分為二。其一為前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即到獨占資本主義階段，帶着豐富的侵略性的帝國主義。其次，便是那足以號召和發動社會革命的社會主義國家。現在中國的初期的資本力量為要維持自身之發展，便不得不反抗侵略的帝國主義。同時因為既然

資本發生之時就潛伏了社會革命之發生，所以中國也不能不妨止帶誘發性的社會主義國家。現階段之所謂攘外和安內，其具體內容就是這樣。

但是，問題又不如哲學上的公式那樣簡單。內之與外，如就整個的民族與另外的民族而言，固是截然有別的一個東西。但是，作為外的帝國主義，——至少某些特別帶侵略性的帝國主義，牠與我們中國這一民族中之某種足以利用，足以收買的內的力量，是有着聯繫的，牠為了要侵吞這整個的民族，便勾結民族內的封建的力量。同樣，民族內的封建力量為要維持其最後的生命，要反抗這「統一」的力量，便不惜與外的帝國主義接納。這便是由外的矛盾反映成內的矛盾了。因之，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的安內，也就是攘外的一種方式。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的攘外，也就是一種安內的方式。這兩者是緊相聯繫的。如果只安內或只攘外，都不成功的。

另一方面，如果真地是代表未來的新興勢力的力量，那牠本身便是反封建和反帝國主義的，牠決不會同封建勢力去謀妥協，共同來反對成長中的民族資本主義，反之，在這時對於作為應援的外的帝國主義和作為應安的內的封建勢力，倒能在某條件下某程度內與國內民族資本力量相對地一致。這是占在新興的未來的力量說的。實際上現在的「聯合戰線」口號也有點相像。反之，如占在民族資本力量方面說，在現階段，正是攘外的帝國主義和安內的封建力量的時候，與後一種力量在這點上是有統一性的。不

過此種統一，正是一種對立物的統一，繼着而來的就是對立物的發展了。

本刊第二卷第五期目錄

追悼松遠陣亡將士(言論)

內外兩週

日本對華政策的新姿態

成為中歐糾紛焦點之奧國復辟問題

蘇俄底男女關係

日本右翼的統一戰線運動

通俗講話

什麼是最好的方法

青年修養

青年怎樣才能不苦悶呢

我們在賀蘭山的露營生活(寧夏通訊)

漢奸政權的沒落(冀東通訊)

偉大的「一二九」(廣西通訊)

某日之晨(小說)

夜雨(散文)

憶成都(青年習作)

沒有官僚氣味的結絨豐太郎(人物誌)

小情報八則

什麼時候才對敵宣戰(讀者信箱)

薛士堪

陳義伯

任季高

乃 戈

丁達白

陸印泉

元 義

西 甯

卓 如

柯 庚

莫一鈞

落雁沙

羞 心

讀者編者

通俗講話

談談三個基本的法則

丁逢白

——矛盾論理學的基本法則——

矛盾論理學之所以成爲最好的方法，就在於它能從變動的和矛盾的觀點去觀察客觀的事物，把握其發展的過程，這在上一期已經說得很明白了。現在把矛盾論理學的三個基本法則談談：

三個基本法則是什麼：第一個是「統一物的對立」；第二個是「對立物的發展」；第三個是「質量互變」。如果依照普通一般的說法，即是：正 (thesis)；反 (antithesis)；合 (synthesis) 三者，代表一個事物的整個矛盾發展過程。「正」我們可以看做肯定自身；(to affirm itself)「反」，我們可以看做否定自身；(to deny itself)「合」，我們可以看做爲否定其否定，(to deny its negation) 亦即是反之反。

爲什麼說這三個基本法則，可以代表一個事物的整個矛盾發展過程呢？

我們知道：一個事物的矛盾發展過程，最初是統一物的對立，這是說，一個統一了的東西，裏面便逐漸發生着矛盾，逐漸發生着對立，逐漸走上否定自己的道路。繼後這種矛盾日益發展和展開，便與原來的事物恰恰立於相反對的地位，更發生着內在的矛盾和衝突。把過去的事物否

定。可是要徹底否定過去的事物，這當中還須得經過質量互變，其發生否定和變化的程序，最初只是量的變化，逐漸走向質的變化方面推移，到了一定的程度時，量變就成爲了質變，過去的事物，到了此時才完全被否定，另外變成了另一個東西。此種新的質又成了新的量，又繼續演着由量到質的變化和發展。黑格爾把這種發展的過程名之爲正反合，稱爲辯證邏輯的發展三階段。

舉一個日常的例子來說明：

這個例子就是蛋生雞的變化過程。一個好好的雞蛋，只要在適當的溫度之下，就可以發生內在的變化，逐漸由量到質方面推移，最後起着突變，破卵壳而變成了小雞。如果我們用正反合來說明此種變化過程時，蛋就是一個「正」，因爲蛋就是蛋，它「肯定了自身」。母雞孵蛋，這就是把蛋置於一定的溫度之下，經過了相當的時候，蛋的內部便開始發生變化了，此種變化就是否定蛋的自身，從表面上看去，最初的蛋和現在的蛋雖然仍是一個蛋，但因其內部發生了變化，過去的蛋和現在的蛋顯然就有些不同，因爲它在逐漸否定了自身，蛋的變化到了此時就是一個「反」。可是母雞孵蛋，牠是不變成小雞過後不停止的，

於是又再繼續不斷的孵下去，到了一定的時候，原來的蛋，不管在表面和內容上，已經由量變到了質變，小雞在原来的蛋內完全長成，破壳而出，原來的蛋，現在却變成一個小雞去了。這就叫做否定其否定，即是所謂「合」。這樣看來，一個事物的矛盾發展過程，不是都要經過正反合這三個階段嗎？

所以這三個基本的法則，不是獨立的，而是貫通的，並且是緊相聯接的，一切客觀事物的發展和變化，都不出這三個基本法則的範圍，它實在是闡明了客觀事物的發展和變化的「三態」。

可是這當中還應當注意兩點：

第一，所謂正反合這三個過程，並不是相互孤立的三個階段，並不是如一般人所了解一樣，正就是「正」，反就是「反」，合就是「合」，他們是相互滲透的，相互為因果的，比如一個「正」其實就包含了上一階段之「反」和「合」，從此種變化的聯聯性來看，每一個正反合不但在同時同空都演着正反合三個過程，即在異時異空也演着在的。要如此，我們才可以說明一個事物的發展，都是在不斷地發生發展變化和消滅的過程中，都是在肯定自己，否定自己，和否定其否定的過程當中。必要這樣觀察客觀的事物，才能與它們的發展和變化相適應，因而才可以說是「動的邏輯」。機械論常常不了解這個道理，他們把正

反合看成相互孤立的三個階段，忽略了凡是一個東西，不論其發展的過程為正為反為合，在其發展的每一階段都演着正反合的過程。因此就無從了解一個東西的變化，是這樣，同時又不是這樣，是那樣，同時又不是那樣。

第二，既然客觀事物的發展，不論在同時同空或異時異空都演着正反合的三個過程，那末在整個事物的發展過程當中，便有着全過程的變化和各階段的變化。何謂全過程的變化？即是說，一個事物的發展，必然是由正到反，再由反到合，由量的漸變，到質的突變，最後變成了另一個東西，全過程的變化發展才告結束。何謂各階段的變化？即是說，在一個事物全過程的變化和發展當中，不論其由正到反，或由反到合，因為每一階段都演着正反合的形式，所以各階段也都具有着質量變化，因而也發生着量質的差異。不過，在沒有經過全過程的變化時，此種差異仍是不顯著的，而且不能變成另一個新的東西。

一般人對於這三個基本的法則，知道的非常之多，有些人更認為是老生常談，值不得拿來多說。其實據我的觀察，知道的固然很多，但要求其真正能夠了解的却是非常之難，這絕不是它有如何的深奧，如何的奧妙，而是由於這個方法，有着很豐富的內容，有着很「進步」的意義，因此必要有「進步」作用的人們，才可以真正了解它和應用它，矛盾論理學於是成爲了一種戰鬥學了。

青年
修養

青年要養成怎樣的生活路線 (第三信)

陸印泉

在欲昏的燈光下，我給你們寫第三封信了。從前次的信裏，你們已經明白，在這矛盾複雜的社會裏，一個人應該具有中心思想和中心行動，這些思想和行動的結合，便成了一個人的生活路線。你們有了固定的生活路線，正像船有了舵一樣，在迷霧散漫的海裏，不致於觸到了暗礁。不過，這裏有個問題了，你們應該養成怎樣的生活路線呢？要解答這個問題，必須先要明白你們個別的生活環境。因為一種生活路線是個人底實際環境為基礎的，決不是能從幻想的漩渦裏所能想出來的。所以當你確立生活路線的時候，你必須仔細地觀察自己的生活環境和歷史背景，我勸你萬萬不要勉強。我記得在年輕的時候，我底個性和環境很適宜於學社會科學，但父親底頭腦很執固，一定要我學數學，在方程式和阿拉伯數字裏耗廢了好幾年光陰，結果毫無成績，於是重新回到社會科學的研究裏去了。這種生命的和精神的浪費，現在想起來，還不免有點兒可惜。眼前的路線雖是很多，但你必須選擇一條適宜於你的去走。

個人底生活路線固然各各不同，但其目的完全是一樣的，都是為了社會的利益和民族的獨立。我已說過，生活路線是由中心思想和中心行動構成的，思想一定要有社會

進化的意義，行動一定要有革命和科學的精神，那麼這生活路線才能健全而有意義。現在讓我細細地來解釋吧。

中心思想為什麼要有社會進化的意義才是健全的思想呢？社會的進化固然有其必然性，但個人力量之在社會進化過程中的作用也是不能抹殺的。人類所產生的自己的歷史，一方面是依着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性，而另一方面，也必須要通過人羣的意志和努力，才能實現。而個人為推進歷史的努力和活動之單位。所以任何一個人，既然生在這社會的領域裏，必須要負有推動這歷史進化的義務。當你們推動歷史的過程中，你們首先須具有的，就是含有社會進化意義的中心思想。

凡是建基於社會進化觀點上的中心思想，必然是以社會的利益和民族的解放為前提的。人是社會的動物，不能離社會關係而生存，正像魚不能脫離水而生存一樣，所以一個人底健全的人生，全部是改革社會而為人類謀利益的過程，而只有具備歷史進化的思想和行為，才能為社會羣衆謀福利的可能。因為社會歷史的進展過程，是逐步為人類謀利益的過程。人類是為社會而生存，並非為個人而生存的。其實，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是不能分開的，直接雖為改革社會環境，間接也就是改革自己個人的環境，

爲因社會本身是由許多個人所構成的。

現階段的社會歷史發展的任務，無疑的，是於求中華民族的解放和獨立，因此你們底中心思想，必須以民族的解放爲前提。中國數十年以來，一直是半殖民地的國家，在幾個帝國主義的均衡勢力之下，苟延着微弱的生命。自從九一八以後，這均衡的狀態是被打破了，於是我們中國，漸從半殖民地的地位，而趨向於全部殖民地化了。所以現在中國所需要的，不是社會革命和階級鬥爭，而是民族革命戰爭，在民族革命的過程，中華民族才能真正的解放。現在，民族的解放是含有社會發展的意義的。

總之，你們底中心思想必須要建基於社會進化的意義上的，換句話說，也就是要以社會的福利和民族的獨立爲前提。

有了健全的中心思想，一定須伴着健全的中心行動去實踐牠。那麼怎樣才能算是健全的中心行動呢？我以爲健全的行動，須具備兩種精神，就是革命精神和科學精神。

說到革命，似乎有點兒恐怖的感覺，其實，這是不必怕的。我已經反覆地說過，人的一生活便是和社會環境自然環境鬥爭的過程，這鬥爭的過程不就是廣義的革命麼？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曾經說：「一個人就應不絕地奮鬥着，這種奮鬥的生活往往是很艱苦的。」既然這種生活很艱苦，那麼你們必須要有克服逆境的勇氣和精神，這種精神，我們可以名之曰革命精神。在社會的領域中，一個人無時無地不處於坎坷的逆境之中的，其能夠克服一切的阻礙

，才可以有成功的前途，否則，他便爲不幸的逆境所埋沒，美麗的理想爲不幸的環境所粉碎。凡是成功的人，例如高爾基，安徒生，達爾文等，對於自己的生活 and 行動，無一沒有革命精神的。拉華克說得好：「人類因着他自己的創造的環境來決定自己，影響外界，而所以能創造，因爲他有着革命精神的緣故。」

你們的行動只有革命精神而沒有科學精神，還是不夠的，因爲沒有科學化的行動，只是一種盲目的鬥爭，其結果總會失敗的。我所說的科學化，並不是說教你們個個去做自然科學家，是教你們個個都會了解科學的方法。生活是一種鬥爭的過程，在鬥爭的過程中，你們底思想必須依據於科學的方法，因爲這樣，你們才能明白地理解構成社會環境的種種複雜關係，才能明白地理解你們生活環境之發展的必然性；其次，你們的行動也必須放在科學的方法上，因爲這樣，你們對於自己的環境有敏捷的處理，不致於陷入了錯誤的漩渦裏，而使時間和生命有所浪費。人生好比一個戰場，當你作戰的時候，不但要有赴難的勇氣，並且要有作戰的方法，這作戰的方法就是科學的方法，牠會增加你戰鬥的力量。由此可見行動科學化的重要性了。

總括起來說，你們底生活路線雖各各不同，但必須要具備幾個條件，其思想一定要放在社會進展的利益上，其行動一定要革命化和科學化，這樣，你們在生活路線上，才能達到理想的終點。



通訊

龍岩剪影(閩西通訊) 利冰

龍岩原名嶺岩州，地扼閩省東南與西北交通的孔道，因此在地理上和商業上，都形成了一個很重要的地位。這兒曾經被土匪佔領過三次，有一次竟盤踞到一年左右。這兒老百姓，都是一貧如洗，有錢的人家一個也沒有。現在此地營業較大的商民，多半是從別的地方遷移過來的。因為山路的崎嶇，交通的阻礙，所以此地的貿易，也就停滯在市面蕭條的沉悶狀態中了。

現在從漳州到連城的長途汽車路，已經由過去駐紮在閩西的部隊築成了。我們相信今後龍岩的商店營業，也許可望有蒸蒸日上之趨勢，而閩西的文化，也將隨着這條長途馬路而「長足進展」了。

龍岩因為過去交通不發達的原故，一切都落後，這兒看不到高聳雲際的幾層樓的大洋房，也看不到畫棟雕樑，紅瓦白墻的別墅和住宅，這裏所有的，只是一些青磚黑瓦，不假修飾的平民住宅。固然交通的不發達，風氣的閉塞，當然是促成這種現象的主因，而地方經濟之枯竭，也是其主因之一。城中有一中山公

廣東的米荒(廣東通訊)

程樹隱

「南人食米，北人食麥」，這可證明米在廣東民食上的重要；但同時，因為廣東每年產米的不足自給，於是把廣東形成了一個外米輸入的區域。民國以來，廣東每年都有大量的米穀輸入，其來源，大都由安南、暹羅、荷蘭；以及安徽、山東、湖南、江西等地輸入。據海關的統計：廣東自民國元年至廿二年，洋米輸入總額，共計一萬七千九百餘萬擔，價值七萬八千餘萬兩，平均每年八百一十餘萬擔，價值三千五百餘萬兩；省外輸入的，平均每年亦有二百餘萬擔，價值九百餘萬兩之巨。綜合起來，廣東每年平均米糧輸入約一千餘萬擔，這樣巨大的輸入數目，是證明米的關係於整個廣東的民食，是何等重大！

因此，在廣東，如果一旦米穀歉收，外米輸入減少，則立刻形成了米荒的現象。在「西南政府」時代，關於洋米徵稅的問題，人民曾有一次劇烈的反對；但終因當局的強硬執行，歸於無效，及至「西南問題」解決，中央統一兩廣，於是關於這直接關係整個廣東三千萬人民的洋米稅問題，全省官民一致力爭，要求中央取消；然亦因關係整個政府海關政策，屢遭拒絕。故去年，自照中央新「洋米稅率」實行後，洋米來源頓告壅滯；更因去年廣東各縣，農作歉收，旱，潦各災，相繼危殆，於是廣東的嚴重的米荒問題，遂急遽形成了！

現在的米價，是在急速地增漲：廣州方面，上米每元只得六斤，糙米每元可得八斤；汕頭方面，上米每石十元左右，中米每石九元餘，糙米每石約九元至八元餘。與去年平均米價，急升一倍有餘，米價之高昂，已為廿年來所罕有！人民本已困苦不堪，更加此米價之高昂，勢將陷於絕食的危境！於是，南海、三水、順德等平時最富裕的縣份，亦竟發生飢民搶米的風潮；號稱模範縣的中山，亦因米荒的緣故，有以糠代飯者，其悲苦的景象，真是慘不忍睹！

大體上，米荒受害最大的，當然是一般的勞苦民衆，至於失業者更無論矣。

園一所，要稱是此地絕無僅有的建築，內有石亭，石台，石橋，……等，並又修築有假山和石橋，以及講演台等。建築雖然很簡單，但所費工程亦頗不貲。可惜過去土匪竄擾此間時，大多被他們破壞了，現在已經頹廢坍塌不堪了。

此地因以前交通不很發達，故尚未染有繁華與奢侈之惡習，居民無論男女老幼，所穿著的服飾，都很儉樸，即城中的青年婦女，也大多雍髮赤足，披木屐，如漳州泉州的婦女一樣。鄉間的少女，仍多蓄髮，但纏足的很少，因此他們的體力都很健壯，工作起來，與一般男子無異。這與一般大城市中繡衣錦食，嫵娜娉婷的摩登女子們相比較，真是有天淵之別了。此地的壯年男子很少，因為土匪盤踞此地時，凡是青年男子，不是強迫入匪夥，即是慘遭屠殺，所以現在此地的孤兒寡婦，幾乎觸目皆是，形成了一個女多於男的特殊社會。媒夫們要到此地來求得配偶，非常容易。手續亦異常簡單，只要得到了女方的應允，只花法幣五元在縣政府立案，就可以實行同居之愛了。

龍岩的語言，很不容易為外人聽懂，因為此地的人民，都是操的閩南方言，與外方的人交談時，大有令人莫明其妙之概，惟近來一般商店職員，公務人員，及高小以上的學生，大都能講普通話了。

龍岩雖然落後，但氣候却很好，因為地近溫帶，和暖異常，就是到了隆冬嚴寒，在別個地方重裘不暖的時候，在此地則僅穿夾衣一件，亦不覺冷。因為氣候的關係，這兒四季不見霜雪。同時又因有海風來調

他們從前每天的米糧，約需二角，現在米價高漲倍餘，則非四角不可；但是，他們的收入，并不會因需要之增加而增加，於是大部份的工農民眾，現在不得不實行「節食」，每天代以一次的什糧，以減輕負擔。這是多麼一種悲慘的現象！

同時，工廠、商店因為米荒的緣故，亦在大量地裁員，以減少為最低限度的開支，因此，失業者羣，又大大地激增了。單在廣州市，現在比較去年年底，至少已增加萬餘人以上。失業人數的增加，影響於社會治安，非常重大，整個廣東社會，遂又不得不陷於危險的境界。

本來，照常理講：洋米徵重稅，是有益於本國農民的；但是，因為廣東并不是產米區域，本國米糧，又因交通不便，運費高昂，不能大量運粵，所以，根本上，廣東農民的糧食，還是依靠着洋米的供給。記者曾詳細調查潮梅一帶的農村，大部份的農田，都因捐稅的重負，而改植蔗或柑；它們大都沒有出產米，因為今年春的糖價高挺，於是糖的出產，遂把糧了整個農村經濟；他們的生活，甚不堪言，他們現在還大都以一部份什糧，（如甘薯、花生）充饑，這樣，在特殊的廣東，洋米徵稅，非但不能保護本省農業的發達，而適得其反的，根本妨礙農村的民食，整個廣東農村，遂趨於更高度的破產。現在大部份的農民，都跑進都市求食，而尤以廣州一帶為盛。這又是一種不容忽視的事實。

況且，廣東目前為敵人南進的目標，她在廣東的下層工作，是在積極進行的。潮汕、廣州、大鵬灣、海口等等要港，都發現她的幹部人員，收買漢奸、浪人，從事下層工作，一旦米荒現象發生，人民生活極度艱苦，則她的進行工作，愈加便利，因為廣東內在的矛盾，是很容易被敵人利用的。國防前線的廣東，革命策源地的廣東，我們能夠忽視它的重要性嗎？

現在，雖經省府、綏靖公署、廣州市商會、汕頭市商會及全省各民衆團體的呼籲救荒，請求取消洋米稅，已由行政院通過「救濟粵省米荒辦法」：關於洋米稅，准由廣東調節民食委員會，採購卅萬擔入口，半數繳現，半數記賬，但是這個辦法是暫時的，以卅萬擔之半稅米，（還有半數記賬），能夠挽救目前廣東嚴重的米荒嗎？因此，廣東當局特變通辦法：規定（一）得由商民自由採運，（不限

濟的原故，就是到了盛夏，亦不至於酷熱。閩西和閩南一帶的氣候，都是如此。可惜這個好地方經過了連年的兵燹之後，已經有着蕭條的氣象了。

任縣的學徒(冀南通訊) 李心祿

任縣是在冀省的南部，民窮地瘠，交通也不很方便，因為經濟破產的巨浪，深入到農村，各種商店，都已先後倒閉，現在只剩下寥寥幾星的幾個糧食店，這些糧食店，牠們都竭力抱緊縮政策，各方面都打着最低的盤算。學徒們處在這種情況下，也只是走上了厄運；工作一天一天的繁重，安息是片刻都沒有，他們起床時間，無論是春夏秋冬，總是東方一發魚白就被衣起床，每天照着一一定的規律匆匆上爐火，掃地，擦桌等之事情，辦完之後，便趕緊担着那「亞細亞」煤油筒那樣大的木桶，到井邊汲水，來回一里多遠的路程。加之水缸又大，在這匆匆的時空中，即是西北風，如冰那樣的空氣，挑得也會滿頭大汗。待掌櫃起來的時候，還得說一句：「做事不爽捷」。

他們每天兩餐，上午大概是十一二點才吃早飯，下午三四時吃晚飯，你想早晨挑水，吃了那樣大的力，肚中早已咕咕地叫，但是你餓，仍得忍耐着，如果偶而想偷吃一點私食，給掌櫃看見了，一定不是白眼，就是狠狠的罵你，說你沒出息，不可靠；像這樣奴隸式的生活，我們還有什麼話好說呢？

數額)；(二)經過海關，所應納關稅半數繳現，半數記賬，由省府負擔；(三)採運事宜，由調節民食委員會監督。這或許是比較便宜的一個方法吧。

至於國內米糧的調劑，本來，湘、贛、粵交接，湘、贛米糧運粵，可以絕無問題，而有利於國民經濟者尤重，但因湘、贛當局，對於米糧出境，徵求所謂「出口稅」，致商人未敢大量採購，關於這一點亦是不容忽視的。

實在的，我們相信洋米徵稅，在整個國家的「關稅政策」上，是絕對需要的；但是，在廣東這樣嚴重的米荒的形勢下，又似乎很應該特殊地，暫時免除廣東洋米的徵稅；不然，亦應該力求國內米穀的絕對自由流通，免使不產米區域，形成米荒的危險；而產米區域，卻又形成「穀賤傷農」的現象，這是我們希望政府當局，加以嚴重的注意的。

二十六·一·二十九·潮安

白雪堆中的生活(青海通訊) 楊明遠

青海從前為荒地，漢民很多，或由他省移來，或由羌番同化而來的，所以現在一般漢人的民情風俗還是漢番雜陳。青海位於我國的西北，氣候寒冷，巍巍的山巔上終年積着厚厚的雪，就是炎熱的盛夏的時節，深山峻嶺處仍然是一片白銀的世界。蒙藏民族，就在這白雪的包圍中，過着流浪式的遊牧生活。這種生活確是原始形態的，其慘憺的狀況，害死出於一般人所意料，我個人幼時在這蒙藏民族中生活的，內部的情形，很熟稔，現在報告一點給你們吧。第一，先講到他們的衣，蒙藏民族終年過着游牧生活，放牧着大批的羊羣，所產皮羊很多，所以一般人民，都用羊皮來製成很笨重的白板皮衣。領子是用黑羔皮做的，外面罩着約五寸寬約三尺長的紅布衣，很像內地人民所穿的大氅。稍為愛漂亮的人們，在白板皮褲的外面，罩上棕色的棉布，或在皮褲的前後襟上，鑲着黑色的絨布或呢絨。說到富翁的衣服，確是很美麗的，純粹用羔皮做成輕裘，外面罩着綢緞，並用

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學習買賣；但是掌櫃卻從不投以書算，只會一味謾罵，等到賣糧食的車子來了，車上滿載着大麻袋，（每袋約一百五十斤舊秤）他們爭先恐後的把牠卸下來，如果負不起來，還得勉強去負，要是不負，老闆就會說你白吃他們的飯，不中用。他們這樣整年的忙碌着，衣服破了或破了，都沒有工夫去補洗，還得託人帶回家去，叫那年邁牛百的慈母去洗。只要兒子有飯吃，母親對這一點是非常情願的。

他們每天除了買賣的事情外，呆呆的坐在櫃台前；在春夏秋三季，還不得怎樣，可是一到了冬天，室內連爐火也沒有，偏遇着北方的冬天氣候冷得怕人，個個把手足凍得破裂，甚至成了膿瘡，但是這有什麼辦法呢。

每天這樣工作之外，還得自己學做飯，如果做得稍為差一點，又得挨主人的一頓毒罵，無論是怎樣受責備吧，這還算好的，因為你借此能學得一點做飯的技術！

他們，每年受那樣的勞苦工作，所得的報酬呢？每年最多也不過十五元，這樣辛勞整年的他們，口頭上雖並不表示怎樣的怨聲，然而精神上的痛苦那是可想而知的了。

由此可證明學徒生活在中國，真是比被驅策的牛馬還殘酷多了。

狹狹狐皮做成大圍領，邊緣還鑲着水獺皮或金銀豹皮這樣一件衣服，其價值總要一百多元。在秋春冬三季，蒙藏人民穿的總離不了皮衣，即使在和煦的夏天，一般人民也得穿着這種大衣。這種氈毯大衣，是另有他用度的，當天下雨着涼涼的時候，牠可以禦雨，雖在沙漠的郊野露宿一夜，也不能會被雨水滲透。

無絨的女人們所穿的衣服，也是用皮製成的。不過在衣袖及前後襟的邊緣上，都鑲着圖案式的花紋，以表示牠們的美觀和漂亮，不過衣服很長，一定要越過足跟的，因為這樣，才能遮蓋她們的赤裸裸的玉腿。

蒙藏人民的被褥是沒有的，晚上所蓋的就是白天所穿的皮衣或氈毯。腳上穿的不論男女都是一雙長統的皮靴，用繩繫繫在腿上，以免雪霜的侵入。

蒙藏民族的階級觀念很深，而喇嘛的地位很高，他們是特殊階級，所穿的衣服與一般人不同，紅教薩世迦派留着滿頭頭髮，全身穿着耀眼的紅色衣服，黃教宗喀巴派的，都不蓄髮辮，頭上都戴着黃帽，據說人是愛美的動物，這句話是不错的，好比蒙藏人民他們的生活很可憐，但對於修飾興趣很是濃厚，無論男女老少，在頸項上都帶着一個佛圖，所謂佛圖有金銀銅三種質的分別，依他們富貧的程度而不同。男子的手上都戴上嵌有寶石珊瑚的戒指，腕上帶着一個圓桿的銀鐲或銅鐲。在女子的耳上垂着嵌有珊瑚的大耳環，兩手腕上繞滿了寶石細珠和鑲有花紋的手鐲戒指，腰部繫上一個五六寸長的小刀，一個套針及針包三四串連貫的銅錢。髮辮上也繫着一串串的寶石，披在背後，直垂到足跟，正像神話中的仙女一樣，走起路來，蟋蟀地發出噴亮的響響。

其次說到飲食，蒙藏人民吃的大部份是糌粑（俗曰炒麵）酥油乳渣及牛羊肉，飲的大多是牛羊奶，乳茶為最普遍。當東方發出輕盈的白光的時候，他們便爬起身來，開始忙碌的生活，婦女們燃火煮茶，擠牛奶，男子們就騎上馬去牧畜他們的畜羣。他們的宗教信仰極深，早上，要舉行敬神禮，向東方將昇的紅日，把一點點的乳茶洒在地上，口裏咕嚕地念着，吹了三聲貝螺，這敬神禮，才算完畢了。然後大家走進帳幕裏，圍圍地坐着，碗內放上炒麵和乳渣，各人手端着碗，搖着頭慢慢的吃，這樣喝過兩三碗後，用右手無名指，把碗底的炒麵

文化批判

第四卷 第五期

目 次

中國戰時財政論……………譚輔之

民族陣線與國民陣線……………譚吉華

人民陣線與民族陣線……………于 彤

統一救亡的外交陣線……………丁逢白

林內閣的對華政策……………李樹森

企集團的瓦解和恐慌通貨問題……………郭德明

英國經濟的動向……………沈 靜

西班牙革命的特徵……………宣太牙

過去中國之化石與石器發現考略……………劉銘恕

史前期中國社會之意識諸形態……………吳 澤

讀編同論……………譚不樸

父與子……………費力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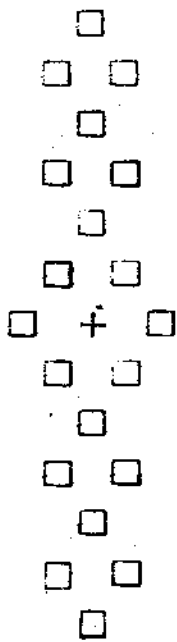
文 明……………包乾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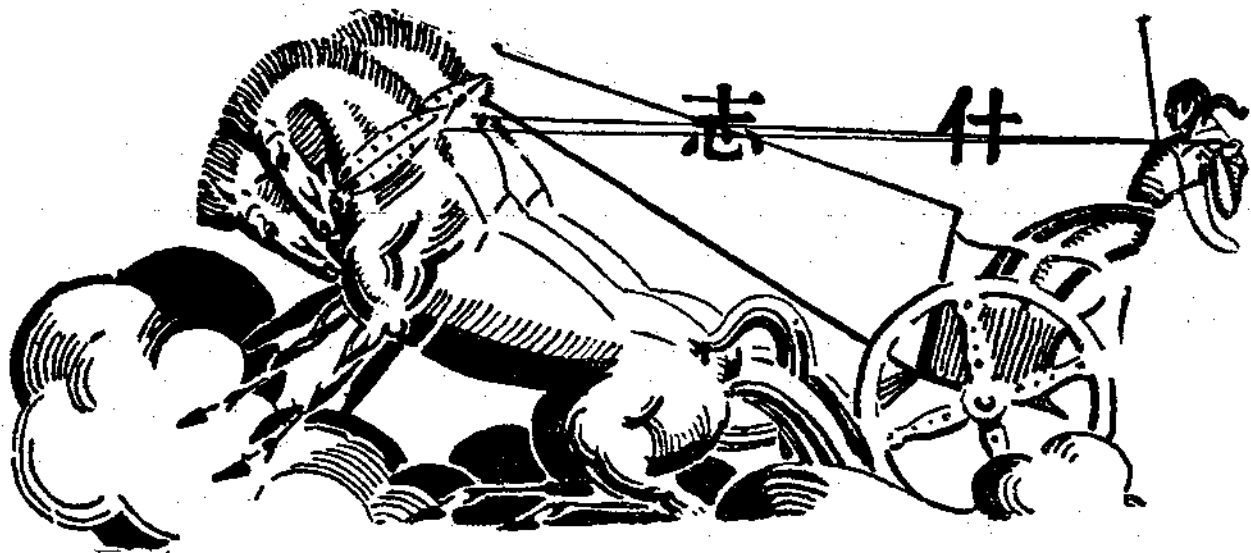
南京西華門三條巷文昌宮二十八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十日出版

攪了幾下，排起來一下一下的吃，等到吃完以後，便離開帳幕，整天的生活在勞苦的工作，婦女們留在幕內製酥油，磨炒麵，縫皮襖，他們的晚飯先以牛羊肉為主，每人總要吃二三斤重的牛羊肉。嗜酒的習慣是蒙藏人民最普遍的現象，每逢遊藝場中，或集會時，男女不分的飲酒，他們帶的酒不能自造，都由漢商運銷給他們的。蒙藏民族的吸烟也很順行的，鼻烟早烟成爲蒙藏民族的一大嗜好。

說到了居住，他們是沒有固定的家的，爲了牧畜的方便，他們不時地移遷蒙藏那裏沒有華麗的摩天樓，他們所住的只是帳幕而已。在帳幕的形式和顏色上，可以分別出蒙藏兩族的不同。蒙族是愛好潔白色素的，他們所用的碗以及手持的珍珠，帳幕等都是雪白的，住的帳幕是用白羊毛壓成的毡片做的，帳幕的形相，大都爲圓形，其取意就是說：「宇宙一日不滅，其帳幕存在一日。」蒙古民族在世界上繼續生存一日」。在幕的頂端開一天窗，時常冒出自雲似的烟霧。

藏族養着很多的犛牛，每年可以產出大量的黑犛牛毛，紡成了線，織成梯形的黑帳幕，好久不破，就是雨雪連日不絕的時候，也分毫不會滲透的。幕內劃分成了左右兩部，左是男子的住所，兼作會客室，右是女子的住所，兼作廚房，中間縱列的是糞倉及鍋灶，在後邊的高處，供着佛閣及佛經酥油燈，幕的四圍放着些皮袋，食糧袋，乾牛糞等物。總之他們所過的，是原始形態的游牧生活，在青海的內部，祁連山，唐古拉等山的草坡上，和驚風駭浪的青海大湖岸。澎湃洶湧的黃河長江沿岸，彌漫的青草地上，茂林的蔭蔽下到處可以看見無數的牛馬羊羣在散牧着在畜生羣裏遠點綴着圓形的蒙古包，和梯形的黑帳幕。周圍的郊野是幽靜而美麗的，一切是海一般深的沉寂，他們所過的生活，雖是原始式的，但悠閒恬淡，爲我們都市人所不及呢。





漁父

莫一鈞

一條兩輪的漁船，在夕陽懶懶地放着光的錢塘江上，灣頭一個連着一個朝上棧，江岸上殘葉的梧桐中，點綴了兩三棵楓樹；漁父陳三，赤着雙足，坐在船右舷，吸着旱烟，噴出裊裊的輕烟，與江面上浮雲聯袂，飄忽的似流水樣散去。漁父的大孩子，手把着舵，輕曼的哼着情歌，那望着這遼廓的烟波，想起三月間，船在揚州的景况，垂楊擁擁着城郭，隨船的小喜子，當在這垂楊下唱山歌，紅粉的雙腮，襯着黑而有光的眸子，常常偷看自己的情况，不覺悠然神往了；漁父輕輕的咳嗽着，丟下烟管，用手撻起那撒在船頭前面的四角網。網出水，有魚鱗擦擦着的迸躍聲，並有浮索的拖水草聲，水珠淋漓的，由網上滴到江面，流成圓的水痕，漁父一面繫着網的繩，一面自言自語說：

「聽這聲音，還有幾隻大蟹呢！」

大孩子接着問「爹！是的嗎？九月圓餅十月尖，看是尖恰是圓餅？現在已是十月了哩！」

漁父對網裏一看，幾片銀白的魚鱗，在水草的慘綠中閃爍，三個大蟹，爬在草面上

吐沫子，積草的一角落，又伸出個肥蟹腳，微笑從腮上泛起，他輕輕的先提出三個草上的蟹，放在船邊半浸在水中的簍子裏，大孩子從後梢急急起來，對簍裏看，那蟹似乎是覺着又回到了故鄉，在這簍隨船的顛播中，安靜的伏在簍底，漁父已拋去一把一把的水草，拖出兩尾八寸長的鱖魚，腮上下動，好像是離了水，這腮的呼吸，便感覺不成了；大孩子從爹手裏接過去說：「兩條魚很大呢！」把他們放到另一個浸水的簍子哩，那裏面，早已有一條鱖魚，在拍拍的跳了，加入這兩個不同類的同伴，急促的起了一陣擾動，水面上泛出許多小泡汙，這時候，漁父又從草裏，拖出一大一小的兩個尖腮蟹來，大孩子看完了事啦！便解去繫網的繩，網又輕輕的落在水面，漸漸的浸沈下去，剩在網底的碎小草，便在這浸沈中，脫離了網，浮在水面上，悠悠的流散去，江面上剩個十字交叉的環套的竹網柄；天已黯淡的黃昏了，湧金門上，颯來一陣悠揚的笛聲，在這西風中蕩曳着，天盡處有一抹夕陽的紅痕。

大孩子又回到舵邊坐着，漁父仍坐在右

越；天已漸漸的轉成黑暗，江面上，早已一星多一星的射出漁火，小孩子點起小風燈，掛在前艙的橫樑上；漁父說：

「畜生！你把船划到岸，買一斤陳紹酒來，看有木炭沒有，在陳茂興行裏除十斤來，對他說：『爹明天上街賣魚，回頭清賬』」

小孩子笑了笑說：「爹！蟹不賣了吧？」

漁父微笑的點了點頭，火石激烈的迸出火，輕烟又鼻鼻的在那細微的火光上噴出了；小孩子已是離了船，撥開蘆葦，走上短堤，蹣跚涼涼的前進。

這裏，漁父輕輕的用篙定穩了船，坐在船頭上想，這生活，照現在情形，倒很可以過去，早想積蓄點，爲春生弄個媳婦，可是爹兒倆又都這樣好吃，怎麼好呢？王五家的小喜子，我到有意思，他到也沒話說，下回跳到他的船，托個人說定了吧！這時候，遠遠的有一星火，向這邊划來，接着便聽見燈港外的菱蔞聲，進來了一隻半輪的魚船，漁父一看，便知道這是黃孤寡的，便高聲的招呼：

「老黃！」

那船上應一聲，船頭便撥轉了，對堤邊刺着水面划來，隱約中見到黃孤寡坐在船頭，風燈下有一部黑黝黝的臉。

黃孤寡前年死婆子，去年死孩子，只剩

下一個人了，所以同行的都喊他「黃孤寡」，他自死了孩子後，便賣去那兩輪的漁船，換了一個半輪的，整個船裏，算是床舖，後梢置鍋，生火煮飯總在這兒，船頭上零零碎碎的擺些漁具，閒坐捉魚也在這兒，據他自己說，到很暇逸的；他愛吃魚，愛吃蟹，愛吃陳紹，愛抹小牌，愛唱小曲，他整天捉的魚，除換酒換米，便留着吃，所以同行又送他個綽號，叫「黃好吃」。

今天黃孤寡捉着四隻尖嘴蟹，預備備到堤邊，沾點酒來吃吃喝喝，正一邊划着，一邊想着，已忍不住嚙唾沫的時候，忽聽見有人在喊他，他聽見這聲音，便知道是陳三，便把船向這邊划過來，相離了一丈左右，黃孤寡便喊着問：

「利市了吧？」兩邊哈哈的一笑，兩隻船，已經并攏在堤邊了。

黃孤寡聽說春生沾酒去了，便怡然的笑了說：

「老陳！沾多少？夠不夠？不夠我再再添點來！痛快喝一下子，我這裏還有四隻蟹呢！」

陳三正在裏裏抽出蟹，聽黃孤寡問，連忙說：「多着呢！我叫他沾一斤呢！你有蟹麼？拿來一同煮，你也過來坐吧！這邊寬敞

點」。

老黃一手提了四隻蟹，一手拿着旱烟管和烟袋，輕輕的跨過船來，水面上，略蕩蕩了；遠遠的蘆葦，在紛紛的披拂了，春生扛着一捆木柴，提着一小罐陳紹走來，風送過濃冽的酒香，老黃已是有些醉味兒，在船上癡呆着，春生一面跨上船，一面喊一聲，「黃大叔！」

流水衝堤岸聲，和蟹初入鍋的爬鐵聲應和着，風漸漸的厲害了，風燈也有點搖曳，陳三說：

「老黃！進船來坐吧！」

春生也跑過來，把燈移到內艙裏掛上，江面上不知有什麼鳥，在撲撲的飛，嘶嘶的叫。

九個大蟹，一齊着上了紅色，靜躺在臉盆裏，陳紹已是煨熱了，罐瓦上還餘有炭灰，三個人圍着小燈，坐在船板上，春生執着酒壺的柄，老陳，老黃，各自怡然的用袖口擦杯子，春生等他們擦過了，淺淺的各斟上一杯，濃黃色的酒面上，飄出熱的香氣，沁和着蟹的熱味，陣陣的對他們鼻孔裏鑽，陳三忍不住了，捧起杯子呷一口說：「怪熱的呢！老黃！趁熱乾一盅吧！」蟹已是在各人的手下，支解了肢體，這時，三人的手上，抹滿了黃蟹油汁，肚裏藏着熱的酒氣

外面寒冽的吹着西風，帆船有的仍舊在夜航，江面上死寂的，聽得出濤頭的起落聲。

老黃已是有些醞釀的味兒了，陳三吃着蟹肉，春生輪流的替他們斟酒，老黃說：

「這年頭，我們這生活，倒不可多得呢

！聽說城裏的王三少，昨天還穿着單褲，到處托人與田呢！」

春生說：「爹！他田裏不收嗎？」

陳三接着說：「糊塗孩子！今年不是旱了嗎！六月裏，我們從蘇州過，那田裏的苗，已乾黃得要枯了，城裏城外，都賽會頑龍，真熱鬧得呢！」

「哼！觀音菩薩給觀前街道士托夢說：這是大劫臨頭呢！還有六年刀兵水火之災，過後才得太平呢！」

各人腦中憧憬着一幅太平景象，一盅一盞的喝吃酒，老黃已是忽然欲倒了，老陳叫春生把他扶到自已床上睡下，剩了一隻蟹，也不吃了，春生忙着把碗洗淨，殘酒和蟹，都拾掇起來，陳三抹淨凳子，騎在船板上吸旱烟，春生又走上船頭，收拾起漁具，把老黃的船，用篙釘牢了，用繩絆在自已船頭上，自己的船也釘牢了，才用油蘆蓋起船篷，遮遍了全船頭，船門也閉上，然後跑進艙，把板上抹淨了，放開被子，陳三也懶懶的有點睡意了，父子各一頭的蜷屈着，靜靜的

睡去。

風更大了，一片蘆花，在這風中來回搖蕩着，黑雲沉重的佈滿了天空，一絲一絲的

蒙古高原戰歌

林英強

細雨，洒落下錢塘江面，漸漸的蓬上有滴瀝搭搭的雨聲。

廿三年十一月於白下。

那是風嗎？百萬的兵馬掃過了平原，都是那樣的無阻。是的，那是風啊，牠是毀滅敵人的營寨的武士。

黃金的城堡，已陷落了多時，我們是該執着紅盾在沙場裏馳馳。

駿馬在陰山高嘶，鼓角在巴彥白響鳴，旌旗飄揚在布科爾，熱血將上敵人的甲冑。

誰說我們個個不是巴圖魯呢？我們高喊着鐵色的戰盔，我們跨上了肥壯的良駒；我們揚手高喊道：起來！起來！被壓迫的奴隸！他們的信玄，還不如我們的鐵木真，我們快前進前進！

我們是勇驍的戰士，我們要雪歷史的奇恥；我們的馬蹄要踏碎敵人的屍體，我們的

刀劍要砍破敵人的首衛！

看：我們的兵馬進退的疾徐，何能顧及那密彈如雨？我們要把敵人堅固的營寨攻毀，我們要把受壓迫的同胞救起，我們要收回失去的土地。

誰說我們個個不是巴圖魯呢？我們高喊着鐵色的戰盔，我們跨上了肥壯的良駒；我們揚手高喊道：起來！起來！被壓迫的奴隸！他們的信玄，還不如我們的鐵木真，我們快前進前進！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三日

註巴圖魯，意為英雄，滿洲語。

示 衆 (青年習作)

陳家想

輕渺的寒風吹過游零稀少的枝梢，呼那麼聲兒，許是枯枝相碰，或者是殘葉離枝吧

冬！一個多麼冷酷得使人沉頓的季節。然而那天却是晴朗而和暖的。

鏡子似的，這欲凝的河水，真使人難信：這是通到衛城的官河。

緊靠着這條官河，村長的家，便站在那裏；往日是個破爛的屋子，今日却冒着熊熊的烈焰，火勢是猛烈的，順着風勢，一條龍那樣的蔓延到了破處的盡頭。

天際變成了紅綉的。場上聚集着一夥農人；有少的老的，男的女的，也有着無知的小孩！

該是提水撲火，然而他們却都呆呆的在癡望，像這裏頭有着把戲；也許，也許還有人在樂哩！

是一羣幸災樂禍的人？

——這是作惡之果！

想着，想着……

引着警察來搶豬牛的——是他。

引着警察來搶穀米的——是他。

可惡的村長！

心裏是那樣的痛快和喜悅，然而在喜悅的後頭，却埋伏着恐怖，那恐怖呵，啊！也不小呢。

每一個的心裏都燃起了，喜悅和復仇的火燄，正和這堆火一樣的熊熊。

火燄燦爛，照透了天空，照透了大地；照紅了每一個農人的臉兒，照沸了每一個農人的心田！

當陽光在四天幻成紫霞的時候，火焰漸漸平息，不時，在一列瓦磚間，冒着縷縷青烟，星星火點！

這些人兒，太興奮了哩。他們忘却了飢餓，拋棄了工作，祇等待着事情的解決。

瞧，一行列灰色荷槍的兵士，悄悄地在跑來哩，那樣多。引着的——啊，又是他！

於是，場上起了一陣騷動；昏亂，混淆和喧鬧。欣喜變成了憤懣，紅臉變成了死灰；女人和孩子都爭着躲回自己的家，幾乎男的也都跑回去，以為那麼可以使災禍避了的。

「男的——男的不要回去！」

「對！男的！」

有人那樣的說，聲音是宏壯的，江濤那樣的衝到每一個男人的頭上；於是，場上才剩上了二三十個男子。

二三四兩兩的假裝着談話：

張家的媳婦是隻驢貨，李家的老兒是患肺癆，還有……還有……

到了場囉！這灰色的兵士，這幾隻的村長！抓住了一個談着話的高大健碩的農民，江濤樣的噴出這們一句：

「爲什麼放火！」

「干我的事！我們談我們的話！」把這洶湧的江濤，給撥了回去。正如水

小情報

偽亞細亞民族大同盟開會

上海開會，其地點本來預定在公共場所，但因爲有偽滿代表在內，恐怕被人擾亂，所以特定在某旅社中舉行，當開會期內，某方決派警察保護。

上海漢奸的動態

偽亞細亞民族大同盟，爲了要發展其活動勢力，特召集了偽上海自治促成會，中滿文化協會及日支福誼社的代表舉行聯席會議，討論結果，其重要者有一點，一爲破壞工人××會，使其重演××紗廠的事件，一爲偵察各方對於亞細亞民族大同盟的動態。

某方陸海軍武官在滬開會

某方陸海軍武官於三月九日至十一日在上海舉行聯席會議，議決的要案很多，計有(一)限制華北五省增加中國的軍隊，(二)開闢華北五省的航線(三)建築軍用公路。此外，還討論到經濟問題，某方對於華北的特別利益，必須維持。又關於海防及華軍武裝問題，亦曾有議決：(一)請求東京對於其軍人

浪打在石堤樣。

那個氣忿了哩！眼腫裂得這麼大，似乎在裏頭冒出來，要吞蝕他的那樣子。

「帶了走！這是禍首哩！」臉上劃上了一個濃重的禿笑。

四個兵士，眼侍着一個漢子，推着走；隨即那其餘的，也跟在後頭。

村長呢？也跟了走了。

放下來，放下來！一陣雷震似的呼嘯，農人都潮一樣的湧了過來。

拍拍拍！一個向着天空放槍。於是，這齊亂又變成了寧寂。每一個人都喘喘地呆望着這一羣黑影，漸漸地拖到塘路的轉角處。

天色漸漸的深了。

也許是昨兒太暖了的緣故，今兒括起喏大的北風來。北風是很尖的，連太陽都給躲了進去。

是一清早：一間黯陰的光線很不充足的小屋子裏，那個叫什麼長的，坐在靠牆的桌子邊的藤椅上，藤椅邊站着一個穿着中服的中年人；毛宗跪在地上，臉向着這桌了，兩個兵士壓住了他。

「你是叫……？」那麼狠的問着。

「毛宗！」

「是囉——一個禍首！」濃濃地禿笑。

我是禍首？於是，他的話，便溪流樣的，緩緩流出：「我們沒有什麼禍首不禍首，全體須要這樣幹，便全體幹！一個人須要這樣幹，便一個人幹！我們是全體幹的呵！全體幹的！」

跟着鄙夷的訕笑，便從那個嘴裏落出這們句話：

「你知道借了錢，不上利息，是有罪的嗎？」

不上利息，嚇！——辛辛苦苦地忙了一年，所得的，還不能夠養活自己！還要每年四分利息。

「這是我們的罪嗎？」

「嘿！操你爸爸的媽媽！連這個都沒有懂！」隨着便啾啾的問：

「火是你放的？」

「不！」

「是你指使的？」目光炯炯的抓住毛宗。

「不，早說是全體，我們大夥兒幹的哪！」

「嘿——還賴！」這個於是跟着旁邊的那個叫什麼的中年人，談了一會子，耳朵貼着嘴巴地。

那個於是下意識地說：

「把他砍了，那個腦袋，給我掛到孟村」

所獲得的利益，不得交還中國。(二)外海陸三方，今後對華交涉，應該採取一致的行動。(三)請求東京設法取得中政府的保障，勿使中國採取任何恐嚇僞滿的行爲。(四)凡軍人所不能直接和華政府交涉的事件，一律交給大使館辦理。

撤廢領事裁判權問題

我國行政院已令外交部辦理撤廢領事裁判權事件，現正和司法部從事辦理此項工作，聞此項工作完畢以後，將進行收回冀察云。

日本對華的態度

朝日新聞對於調整中日外交問題，略論評如下：「現在中日經濟提攜，因為雙方意見不接近，不得要領，而調整兩國的邦交，除維持現狀以外，別無其他的途徑可走。維持現狀，已爲日本最低限度的讓步，要是冀東組織一旦取銷，那麼中國民衆，一定會乘勢向日本挑戰，所以日本不能讓步。日本現在應該設法調整華北的政治。」

殷汝耕異想天開

殷汝耕近來聽見有取消偽組織的消息，大爲恐慌，於是異想天開，派員赴平津，羅

去！真的，太不成話了！」

擁進了好多個人，把毛宗擁出了這小屋。殺一個人，比殺一條豬還容易！

三

昨天，毛宗還講着流利的話語。

今朝，毛宗却悄悄地掛在枝梢！

多麼渺茫的不可測的——人的生死！

每一個農人都那樣的幽咽着。

希望之火嗎？早已泯灭了。

手宗的妻，這瘋了的女人，望睇着枝頭

籠中的頭顱喃喃，但是永遠是得不到這籠中

人的回音！正像一個人和籠中的鳥兒談心一

樣。祇是，那籠旁邊——多了一個紙條！

那籠底下——多了兩個警察！

旁邊的人，望着她這樣的悵悵愁容，淚

水不自禁的從眼眶裏滾出——也許這是同情

之淚。

黃昏，烏鴉噪着歸家。

這顆籠給搬了去。

女人窘迫了，嚶嚶地要求把頭給她。警

察對她薄頰地笑笑；可是，瞧哩——她却哭

了。

夜幕又緩緩地拉攏。這瘋女人却獨個兒

踟躕在塘路上。

黑雲吞沒了她。

致瀨清的遺老，成立諮詢處。

日領事岸氏到滬

日本駐津領事岸氏，已於三月十六日到滬，向川越報告華北日軍當局的態度，他們反對日政府對中國政府讓步，他向川越報告後，即於三月十八日赴東京，向日外部報告云。

走私人員被我擊傷

天津方面，有武裝人和韓人李宗萬，金石嘜二名，在滄州地方運輸走私，被我緝私人員擊傷，因傷勢頗重，已經斃命，聞某方得悉此消息後，竟想提出抗議，並要求取消緝私除武裝，及賠償損失，可謂無理之至了。

歡迎
訂閱
歡迎
介紹
歡迎
批評

馬元義先生：
請示最近通
訊地址。
編輯部啓

讀者信箱

我們應該和敵人經濟提攜嗎？

編者先生：近讀內外什志，知道你們對於敵人，素來主張強硬態度，私心非常高興，誠以中國今日，非抗敵無以圖存，非抗敵無以復生。不過談到抗敵，我以為並不專限於政治方面，經濟和文化，都應分頭進行，若專限於某一方面，就不免顧此失彼，結果會形成了前門拒虎，後門進狼，其為害全是一樣的。

目前敵人對我們的侵略，不僅限於政治方面，舉凡經濟和文化，都在積極進行，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因此，我們的抗敵工作，應該實施全面的反攻，單注意於一方面，絕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何況現在敵人的侵略方式，已經側重在經濟方面，所謂經濟提攜，實際上就是經濟侵略的別名，這是我們千萬不可忽略的。敵人在目前高呼「開發華北」，高呼「中日經濟提攜」，這不是他們實施經濟侵略的明白表現嗎？為什麼我們不對於這種以侵略為目的的「經濟提攜」加以反對？難道我們應該和敵人經濟提攜嗎？先生！如果真的是這樣，中國就只有一天一天的走向殖民地化的前途，所謂民族革命，根本

就完了！提筆至此，我真不禁為中國的前途抱着莫大的悲觀呵！

又，貴刊寄到此地，常常在半月左右，不知是郵局就誤？還是出版延期？……完了，祝革命的敬禮！

黃耀武先生：詳讀來示，知先生對於國家大事，異常關心，敵社同人，欽佩無已。從先生來函的信封上，知道先生服務軍界，軍界同胞能如先生這樣熱心愛國，我相信中國一定不亡。

是的，目前敵人對我們的侵略，可謂面面周到，無微不至，在政治上如武力侵掠，陰謀搗亂。造成分裂運動，在經濟上如走私運動，開發華北，經濟提攜等，在文化上如收買漢奸，實行奴化教育，……諸如此類，無一不足以致我民族國家於死命。敵人對於我們實行的是全面攻擊，不成問題的我們應該實施全面的反攻，這一點意見，先生所見極是。不過我們之所以特別着重於政治方面的原因，實以中日關係的澈底解決，應當先

從政治下手，沒有政治的勝利，則經濟和文化化的勝利都沒有可能，而且也不會有勝利的保證。這就是說，今後我們抗敵工作的重心，還是要以武力抗戰來求中日關係之澈底解決，這正如先生來書所云：「非抗敵無以圖存，非抗敵無以復生」也。

我們既然抱定了以武力抗戰為宗旨，不成問題的要反對敵人的任何經濟侵略和文化人鬥爭，特別是在經濟的鬥爭方面，有着非常重大的意義。因此，我們是反對和敵人經濟提攜，反對一切喪權辱國的經濟協定！要知道，敵人對我們是沒有誠意的，根本就沒有什麼「平等和互惠」可言，只是外交上的表面名詞而已。先生切不可只看見了外交上的表面言辭，竟認為是不反對和敵人經濟提攜的表示，那就未免因噎廢食了。中國的前途仍是值得樂觀的，問題只是在我們的努力如何而已。

內外什志過去因發行欠佳，外埠常常遲到，這是非常抱歉的事。現在我們在發行方面，已經逐漸改良了。此請 大安

編者三月三十日

思想月刊

上海四馬路上海雜誌公司總代發行

第一卷 第三期 目次
民國二十六年四月一日出版

時 論

聯合救國.....金仲人

統一和統一了以後.....丁逢白

我們需要和平.....魯夫

蘇聯新憲法之存在與當為諸問題.....王宜昌

論西班牙和法國的人民陣線.....王震

日外相佐藤外交之透視.....陸印泉

哲 學

擁護真理.....王特夫

艾思奇的新哲學講話.....譚輔之

葉青之所謂思維科學.....艾生

辯證法的公式問題.....葉青

科 學

經濟學與中國經濟.....王宜昌

關於停滯說與循環說.....李立中

論社會批判的意義及方法.....郭和譯

文 學

讓詩作者即佔在國防詩歌的旗下吧.....任鈞

弗蘭科.....柳倩

棉花.....溫流

黃金.....邵子南

抒情詩三章.....高寒譯

漫 談

而今之拉狄克.....抱齋

人 物 評

我的魯迅觀.....毛一波

讀了葉青的哲學問題以後.....丁逢白

編輯餘談.....編者

內外雜誌社徵求特約通訊員簡約

- 一、本社於國內各省市縣區，及國外各都市城鎮，均聘設特約通訊員。
- 二、凡同情本社宗旨，志願共同工作者，皆得應徵。
- 三、本社特約通訊員，須將其所在地之一切日常現象及臨時發生事件，隨時通訊。
- 四、本社特約通訊員之待遇如下：
 - 甲、按每次通訊稿字數每千字以一元至五元致酬。
 - 乙、常期贈送本刊。
- 五、凡應徵者以試稿三次為定，合則兩聘。
- 六、凡應徵者詳細寫明姓名，所在地，及通訊地址。
- 七、本社特約通訊員有免費享得本社發行各刊五册至十册之權益。

內外雜誌社徵稿簡約

- 一、本社徵求下列文稿及照片漫畫：
 - A 各民族特殊文化及其習俗之敘述。
 - B 各地社會政治經濟狀況之調查。
 - C 各國國際政治經濟之評論。
 - D 各地臨時特殊事件之通訊。
 - E 各地民間歌曲及特殊藝術之採集。
 - F 各地名勝古迹之遊記。
 - G 各地特殊人物之描寫。
 - H 各地各民族故事軼傳之記述。
 - I 各地學校及文壇之情報。
 - J 民族精神表現之文藝。
- 二、來稿刊載後，以每千字一元至五元或贈閱本社發行各刊為酬。照片漫畫，每幅以二角至一元為酬。
- 三、來稿經採用三次以上者，酌聘為本社特約通訊員。
- 四、來稿長過五千字以上者，應分段，以便分期刊載，文言語體不拘，但須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語，并須於稿末註明真實姓名及通訊地址。
- 五、來稿寄上海亞爾培路亞爾培坊六號。

定價		預定	
每月十日廿五日發行	每册定價國幣五分	國內	國外
全册	廿四册	一元	四角
半年	十二册	五角	二角
郵票代價	十足收用		

內外什志 第六二卷

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十日出版

編輯者 內外什志社
 出版者 內外什志社
 代表人 蕭作霖

編輯所 上海亞爾培路亞爾培坊六號

總代售 南京太平路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南京分店

廣告價目	
等特優等普通	地位底外底裏前正後文
全面	一百元
半面	七十元
長期刊登另有優待辦法	詳章函索即寄
四十元	卅五元

蘇俄評論

第十一卷 第三期 目錄

時評(四則)

專論

中山先生與蘇聯……………伊懷

蘇聯亞洲各國外交論……………胡世杰

蘇聯「平行中心」案之分析……………尉可夫

蘇聯的集體農場制度問題……………秦滌清

為自身福利而工作的蘇聯婦女……………朱茂榛

蘇聯婦女的職業生活……………叔靜

蘇聯婦女的文化生活……………林辰

蘇聯婦女的軍訓生活……………朱惠之

蘇聯婦女與家庭……………沈子卿

蘇聯婦女與婚姻問題……………佑申

蘇聯婦女與摩登……………華白

勃萊斯特·拉托夫司克利約之教訓……………蔣昌聲譯

一九三七年度之蘇聯財政計劃……………王德昭譯
一九三七年度之蘇聯國家預算……………黃甘棠譯
蘇聯在世界中的地位……………黃植生譯
蘇聯對外言論選輯(六篇)

轉載

日本準備大戰……………真理報

日本作戰之原料問題……………消息報

德國需要殖民地……………真理報

蘇聯國防經濟之充實……………消息報

文藝

蘇聯文學素描……………任季高譯

蘇聯四大文學家之自白……………侯碩之譯

人物誌

卡爾·拉狄克評傳……………尹若夫

編輯後記……………潛六

本刊已呈請中宣會及內政部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